山居

再造老台门

□ 孙婕妤

墨桐的初次造景是在富春江上。那一年的某天凌晨，他爬上精心挑选的江边乔木，将一片自制的秋千系在水面上。他站上去，试验秋千的牢固程度，微亮的天色抚摸他的倒影。他还在秋千上蹦了一下，他的模特，一位身穿汉服的姑娘为他的大胆惊呼，随即太阳从水下跃起。

荡漾的金色浮光中，模特的白色裙摆随波摇曳，墨桐按下快门，定格他再造风景的第一个画面。

对于人像摄影师而言，山和水连绵的线条需要发丝与裙裾的延伸。墨桐带着他的简易秋千，去往安顶山的柿子林，去往黄公望隐居地，去往野梅开放的无名山间，去往水汪汪的墨色潭边。

他有两个女儿，两个天然的被拍摄者，她们被父亲打扮成淑女、书生或者初出茅庐的精怪，放在那一架秋千上，秋千长长的绳索牵扯无尽欢声，拨开草木的惆怅。

忽然有一天，墨桐牵着两个女儿的手，长久地伫立在桐洲岛的一座老台门前。大女儿说，想把秋千挂在这个老房子里，这样，爸爸的镜头就不会被雨打湿，她们也不用跑着躲雨。

一步之遥，另一间老台门坍塌成废墟，人们把废墟围起来，以示哀悼。站着的老台门不声不响，它的门上挂着重重的锁，周身有无形的“围”。

再造一座老台门。墨桐这样想着。不久后，他租下了女儿用小手拍过外墙的老房子，将那架秋千挂在了厅堂的右侧。他打电话给我，问我愿不愿意去试拍一下他造的新景，他买了很多绣球花布置这座久无人居的房子，想给它增添一点人气。我总以为没有哪位人像摄影师敢挑战如此繁复的布景，出于好奇，我欣然答应。

一座人工置景的老房子，我对它心怀忧虑。我见过无数风霜中静默的老台门，它们身负无形的重量，垒砌它们的不是石头和梁木，而是时序交叠的日光与月光。人不应该轻易踏进去，人声是一种破坏，被折碎的安静压下檐角上翘的弧度，月光不会停留。但我看过太多墨桐拍摄的作品，他对于山野的微小改造，轻柔、舒适，仿佛他安置的秋千、独轮车、伞下的木桌木椅本该长于自然。或许，他早就悟出了与孤独房子相处的道。

去往桐洲岛那天，小雨，老台门湿漉漉的。我一眼就看见厅堂的秋千，系着它的绳索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要长，木板和麻绳筐住的平面像一帘空荡荡的画卷。墨桐的两个女儿从楼上跑下来，喊我，声音脆亮。摄影不记录声音，老台门却捕捉音乐的回响，二楼窗台的风铃旋三个圈作辅音，配合木梯的吟咏，合声下坠。她们不从秋千旁过，她们跑过侧房的一张躺椅、两三茶具，扑进我的怀里。我侧头去看那画卷，仿佛见卷面轻颤，回应人烟。

正厅的八仙桌收自别的老台门，供案上的瓷瓶插了一支窈窕的柳。绣球花，零零散散地安顿在堂屋的角落。四四方方的天井中央放了一口缸，里面，漂浮着三三两两的花瓣。托花的水，是富春江的水。某个角度，它也倒映秋千。

还有些什么我不记得了，只记隔壁瓦砾的幽幽目光。它怨摄影师不早点来，未倒坍的它有垒巢的燕子、明媚的红灯，它也想因细微的修饰重整旧容……

地理

花坞南路

□ 黄地郎

如果富阳城区路街组成内廷外朝，桂花路高居皇位，富春街、龙浦街两位王爷当仁不让，桂花西路延续二皇帝，西堤路比较辛苦，担任老牌南北节度使，达夫路是大公主，苋浦路、江滨西大道担任水利佥事、河道总督，恩波大道是大良造，金桥南北路堪称大太子，金浦路和金苑路一门心思做好太子洗马。体育馆路是太仆寺马厂协领，公望街是光禄寺卿，文居街后来居上当了大长秋，文豪路、文采路是优秀的殿阁大学士，鹿山大道担当太仆寺马厂协领。

花坞南路曾经是骄傲的二公主，身材玲珑，衣着光鲜。

从桂花路转过来，第一家店就是“非我花店”。花是浪漫的代名词，这家花店从我有印象起就存在了。老板娘似乎也没换过，我见她，有时在店内花丛中，有时在门口阳光下。可惜我从来没去买过花，在本人未支持过一分钱的情况下，花店能开得这么长久，与花坞南路的气质是分不开的。

花坞南路的气质是一件件时装酝酿出来的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短短两百多米的路上，梧桐树下隐藏着一家又一家富阳最时尚的服饰店，据说还是外贸服饰。我不懂，外贸的，为啥就一定比“内贸”的高级，不过“贵”是硬道理。当时我们两夫妻都在花坞南路附近上班，把自己搞得一天到晚忙得没空，始终保持零的逛时装店记录。至今不敢问妻子，一件“外贸”都没上过身，遗憾吗？

富阳广播电视台和富阳日报社曾驻扎花坞南路4号，这是两个神奇的单位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上通国际国内大事下晓平头百姓苦乐，我去那参加过几次普通话比赛，也与编辑老师讨论过稿子，每当走过狭窄逼仄的通道，总感觉里面是一个无限大的世界。

记得附近开有一家浴室，名字完全忘了，我们带了孩子去亲子浴室洗澡，经历了我们家庭最为奢侈的一次消费。善于打算的妻子，为了节约家庭用水，趁孩子浴后熟睡，把换下的衣服统统洗干净带回家。奇怪的是，此后我一直没有再去公共浴室洗过澡。前几天路过花坞南路，惊奇地发现，浴室在老地方居然还顽强地活着，只不过门头上方写着“浴室足浴饭店”，为人民服务的功能大大丰富了。

二公主从闺阁出来，越来越像民间二婶二姨。

全区最有钱的单位坐落于花坞南路与富春街的交叉口，公告栏贴着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。隔富春街与孕育明天希望的实验小学相对，富春街在这里变得异常狭小，学生、家长、路人、汽车，常常让这里拥挤不堪，像是被卡住了咽喉。

有家小店门口，似乎永远摆着一副象棋。通常总能看到有人对弈，围着一圈全神贯注的观众，丝毫不理会擦屁股疾驰的汽车。围观者比棋手更着急，关键之际，几只手不约而同伸向某颗棋子：“将！”——啊？将不死！

我始终认为花坞南路菜场是全区最精致的菜场。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环境干净，摆放有序，蔬菜叶像郭富城的头发，理得一丝不苟。如果说其他一些菜场的菜是沾着泥土上下乱蓬蓬的大叔，花坞南路菜场的菜则是刚洗了澡换了新衣服清清爽爽的小姑娘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们经常去那里买菜，一块豆腐一把青菜，或者半只烤鸡几块排骨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菜场附近的店铺改头换面，变成了菜铺肉铺和水果摊，并且很快蔓延开来，几乎统治了整条花坞南路。烟火气成了花坞南路最大的特色，尤其每天早上人声鼎沸，造就了城区人气最旺的地方之一。

祖名豆腐、长记生鲜、小丹水产铺、小方肉铺、子业蔬菜店、精品生鲜超市、山东炒货店，一家挨着一家。猪哥土特产，不知道卖的货物是猪哥，还是店主自称猪哥？牛鲜圣、许鲜团，都在“鲜”字上做文章，牛肉、副食品玩起谐音梗丝毫不逊于网络人。

高粱土烧酒、沙县小吃、衢州烧饼专卖为花坞南路增添四方美味。很好奇孙二娘包子铺的生意如何，读《水浒传》，“母夜叉”孙二娘可是与丈夫张青在孟州大树十字坡下开黑店卖人肉包子的。当然这一家绝对是做正经生意的。

我喜欢漫步花坞南路，有时早上，有时中午。谁让我是俗人呢，俗人总愿意走在世俗化的路上。窄窄长长的天空下，阳光不强不弱，人流不拥不挤，闻得到城市的味道，感觉得出城市的脉搏，这正是城市街道该有的模样。

时节

健康平安

□ 章妙妙

夜晚我去扔垃圾，寒风吹着树叶在风中舞，一只橘猫徘徊在垃圾旁，显然是没有找到吃的东西。朦胧的夜色中，我看不清它是因为胖，还是因为怀孕了肚子大？

我想胖是不可能的，一只野猫怎么可能会很胖呢？它们饥一顿饱一顿，还时常要被人驱赶，那一定是怀孕了，既然遇见，我得给它吃点东西。

猫是很灵性的动物，我没有跟它说，要等我。我只相信缘，如果我拿了吃的出来，它还在，那我一定要好好的祝福：这只猫咪往后余生健康平安。

是猫粮的味道，连我自己都闻到了这种香味。这只橘猫，今晚一定是可以饱餐一顿了。我想它的欣喜，不亚于天上掉下馅饼哦。

我没有跟猫咪说，我没有爸爸了。给猫咪吃猫粮，就应该让它开开心心的。我相信那一刻，它只专注于吃猫粮。

是啊，一只猫咪，一直靠刨垃圾来果腹的猫咪，在它的世界里能吃饱饭，就是最最幸福的。我更相信野猫的世界非常的单纯，能有吃的，有睡的，这便足够了。

人的世界是复杂的，这跟小动物们不一样，人有欲望，会想要更多的，所以会有不快乐。我总说要向动物学习，它们吃饱了，无所事事，不是玩耍就是睡觉。

冬日的暖阳里，我时常会看到三三两两的野猫，它们在小区的树丛里，各种姿势睡觉，有时候我还是蛮羡慕它们的无忧无虑。

我也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快乐。现在我有好多同学，他们不管年龄，无论男女，我们为了共同写字，要把书法练好而聚在一起。

书法课，我现在升级到名家班了。我总说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人，善待一切有缘的人和动物。哪怕是一株小草，能在寒风里顽强地活着，也非常值得我敬重。

院长班结束课程的时候，我毅然决然退出了群聊，那是我不想把我的悲伤告诉同学，这是善意的，对同学们更好的一种爱的表达。

写作的人，比普通人要敏感，也容易被一些人或事裹挟。

我希望自己是清醒的，不要胡言乱语地影响到旁人的情绪。我又是非常地细腻，在万籁寂静的夜里，我或许会被自己的心跳吓到。

有时候，我是那么的胆小，像一只惊恐的小兽，所以会躲起来独自疗伤。

风吹过来，今晚的月亮已经是下弦月，淡黑色的云在微弱的月光中走动，橘猫自顾自的，把猫粮嚼得津津有味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把它当成一只母猫。它并不怕我，在我没有给它吃东西的时候，它也对我非常地信任。

小区的树枝上，到处挂着禁止投喂野猫的牌子，而我总是视而不见。不会刻意去投喂它们，遇见了，却会给它们一点吃的。

比如今晚是冬至夜，万家温暖的灯火里，有家人们团聚的烟火味。人们或笑谈或吃饺子，围炉夜话着人间的美好。

我也祝愿一切众生，活着的每一天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爱虽然是奢侈品，却也一定要爱自己，爱值得爱的一切。如此，便是我这一天最美好的祝福。

蜷缩的猫 摄影 张恨年

宝藏会说话

宋景德镇窑青白釉菊瓣纹花口瓷盏

1973年采集于富阳砖瓦厂，国家三级文物。器物高4厘米，底径3.6厘米，口径11.2厘米，敞口，斜腹，碗内有出筋菊瓣纹装饰，全身施青白釉，造型生动形象。（制图 黄睿）

闲话

我心归处是吾乡

□许文奇

手机里发来一条信息，是母亲的。

“奇，这周末回家吗？”

凝视着窗外的山与树木，我陷入了沉思。与此同时，思绪的卷轴正在我脑海里徐徐展开……

是啊，虽只身一人于外地求学，但每每于晨起时望见远处被浓雾笼罩着的如水墨画般朦胧的小山丘，一股浓烈的思乡之情便油然而生。恰似达夫先生在《故都的秋》中所抒发的那般：“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，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。”因此，无论是矗立于远方那绵延起伏的青山，抑或是如丝绸般淡蓝色的清江，皆让我心生热爱，亦使我感到眷恋。

清晨时分，江上飘浮着仙气样的白雾，江风轻柔地抚摸着岸边的芦苇荡。两三艘小渔船静浮于澄澈如洗的江面上，船底晃动着微微水波。江南面青翠的小丘云雾缭绕，袅袅炊烟正于烟囱中缓缓升起。“垂钓坐磐石，水清心亦闲”，不错的，还有静坐于江边的垂钓者，面对着粗大的钓鱼竿子和空荡的水桶，低头静默着，思虑着。白雾、青江、渔船、远山、钓叟，浑然一体，相得益彰，构成了一幅沉浸版“富春山居图”，令人惊叹不已。

黄昏时刻，天空打翻了调色盘，橘红、金黄与浅杏交织在一起，烈日仿若烧红的铁球般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。此刻的江面就像一张银箔，任金光肆意照耀。江中央，一艘孤零零的渔船正停泊于此，渔人从船舱中探出头，似乎意欲饱览日暮时辉煌夺目的江景，饱览它的大气磅礴，饱览它的秀美绝伦。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”，我想，用这句诗来形容日落时的富春江，实在是再贴切不过。

夜幕降临，富春江呈现出来的，则是一片五彩斑斓的景象。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”，江上明月高悬，洒下银辉，映照着平静的江面。富阳大桥两端的斜拉索时红时蓝，给人带来视觉上的美妙享受。江两岸闪烁的灯火如同点点繁星，照亮了整个富阳城。远处的山峦在夜色中若隐若现，仿佛沉睡的巨兽，默默守护着这片宁静的土地。

漫步于江边，接受着江风的洗礼，聆听着江畔的簌簌风声，我既感受到了富阳这座城市的自然美和古典美，亦能体会到她独有的闲适感：从江边随处可见的茶歇处，到江滨西大道一侧众多的茶楼和咖啡馆，人们悠闲地躺坐在藤椅上，一边嗑着瓜子，一边闲聊着近期发生的趣事；恩波公园里，老人们三五成群，或是在花坛边“咿咿呀呀”地哼着戏曲，或是于长亭里全神贯注地下着象棋；鹳山脚下，社区边角贩卖老物件的小摊，还有公园里尽情嬉戏的小孩子，无不让人心灵感到平静和治愈……总之，富阳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，身着水蓝色丝绸长裙，披着青绿花纹披肩，面容和蔼，眼神清澈，手捧一杯云雾茶，以温暖的笑容面对着生活于此的人们。

我心归处是吾乡，我心安处亦然。或许，江水激起的不只是雪白的浪花，更是我对故土的那份深沉的爱与依恋。

想到这儿，我慢慢拿起尚未息屏的手机，迅速给母亲回复了一个字。

“回。”